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134

13 November 1992

CHINESE

第三一三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11月13日星期五, 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 埃尔多斯先生

成员国: 奥地利

比利时

佛得角

中国

厄瓜多尔

法国

印度

日本

摩洛哥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匈牙利)

霍恩菲尔纳先生

诺特达姆先生

热苏斯先生

李道豫先生

阿亚拉·拉索先生

默里梅先生

加拉汗先生

波多野先生

斯努西先生

沃伦佐夫先生

戴维·汉内爵士

珀金斯先生

比维罗先生

森格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92-61839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3134
13 November 1992

CHINESE

第三一三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92年11月13日星期五，上午10点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埃尔多斯先生成员国：奥地利

比利时

佛得角

中国

厄瓜多尔

法国

印度

日本

摩洛哥

俄罗斯联邦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委内瑞拉

津巴布韦

(匈牙利)

霍恩菲尔纳先生

诺特达姆先生

热苏斯先生

李道豫先生

阿亚拉·拉索先生

默里梅先生

加拉汗先生

波多野先生

斯努西先生

沃伦佐夫先生

戴维·汉内爵士

珀金斯先生

比维罗先生

森格韦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厅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 2-750室)。

DK

上午10点5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

1992年10月5日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和土耳其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620)

1992年11月4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761)

1992年11月9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785)

1992年11月9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786)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阿尔巴尼亚、阿塞拜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加拿大、科摩罗、克罗地亚、埃及、德国、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意大利、约旦、马来西亚、巴基斯坦、卡塔尔、塞内加尔、斯洛文尼亚和土耳其代表的信,在信中他们要求被邀请参加对安理会议程本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并征得安理会同意,我提议根据《宪章》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划第37条,邀请他们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萨斯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安理会议席就座;什库尔蒂先生(阿尔巴尼亚)、哈萨诺夫先生(阿塞拜疆)、弗雷谢特夫人(加拿大)、穆民先生(科摩罗)、德罗布尼亚克先生(克罗地亚)、格拉夫楚兰曹先生(德国)、埃拉拉比

先生(埃及)、维斯努穆尔蒂先生(印度尼西亚)、哈拉齐先生(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特拉克斯莱尔先生(意大利)、阿布·奥特赫先生(约旦)、拉扎利先生(马来西亚)、马克先生(巴基斯坦)、尼马赫先生(卡塔尔)、西塞先生(塞内加尔)、图克先生(斯洛文尼亚)和阿克欣先生(土耳其)在安理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席位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谨通知安理会,我收到了1992年11月12日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的一封信,该信已作为文件S/24804分发,信的内容如下:

“我荣幸地请求,按照以往惯例,安全理事会邀请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纳塞尔·基德瓦博士参加目前安全理事会对题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的议程项目的讨论。

“纳塞尔·基德瓦博士也将以1992年11月阿拉伯国家集团主席的身份发言。”

该请求不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划第37或第39条提出的,但如果被核可,安理会将不按照第37或第39条而邀请巴勒斯坦的常驻观察员参加,他将享有与第37条同样的参加权利。

哪位安全理事会的成员想就此请求发言?

LH

珀金斯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尽管我要谈论的问题是关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要求发言的来信,但首先请允许我正式祝贺你担任为11月份的安理会的主席,并保证我国代表团将支持你履行你的职责。

美国如同在考虑这一问题时通常的做法一样,将要求对安全理事会面前的建议进行表决。而美国将依据两个理由对其投反对票。第一,我们认为安理会面前的发言要求不正当。第二,美国认为,只有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发言的要求符合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的情况下才能允许其发言。

安理会在这一方面打破其自己的惯例和规则是没有道理,也是不明智的。正如安理会所有成员所了解的那样,长期以来的惯例就是,观察员无权据其要求在安全理

事会发言。相反,这一要求必须由一会员国代表该观察员提出。我国政府认为,没有理由违背这一惯例。

此外,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中没有任何内容允许改变安全理事会的惯例。同样清楚的是,大会决议对安全理事会当然没有约束力。大会第43/177号决议旨在改变巴解代表团的安排问题,但应这样做:

“不影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依照联合国有关决议和惯例在联合国系统内原有的观察员地位和职能。”(大会第43/177号决议,第3段)

该决议不构成对任何巴勒斯坦国的承认。同联合国其他许多会员国一样,美国不承认这样一个国家。

美国的一贯立场是,根据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是安理会准许代表非政府实体的人与会发言的唯一法律依据。四十年来,美国一向支持对第39条从宽解释。如果这个问题是根据这条规则提出的,美国当然不会反对。然而,我们反对特别为了某一问题而偏离正常程序

因此,美国反对让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享有会员国参加安全理事会审议工作的同样权利,因为如让其享有此种权利,该组织就似乎代表了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当然,这一观点丝毫不违反,反而符合第43/177号决议。

我们当然主张听取各种观点,但不能为此违反议事规则。美国尤其不同意安全理事会最近的一种做法,就是偏离议事规则,似乎有选择地设法提高那些希望在安理会发言的实体的声望。我们认为,这种特殊的做法没有法律依据,滥用了规则。

出于上述理由,美国要求将所提邀请的方式付诸表决。当然,美国将投票反对该提案。

主席(以法语发言): 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说的友好话。

如果现在安理会其他成员不希望发言,我将认为安理会准备对巴勒斯坦的要求进行表决。

就这样决定。

进行了举手表决。

赞成：奥地利、佛得角、中国、厄瓜多尔、印度、日本、摩洛哥、俄罗斯联邦、委内瑞拉、津巴布韦。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弃权：比利时、法国、匈牙利、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主席(以法语发言)：表决结果如下：10票赞成、1票反对、4票弃权。要求得到

批准。

应主席邀请，基德瓦先生(巴勒斯坦)在安理厅一旁为他保留的座位上就座。

主席(以法语发言)：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并根据1992年11月9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文件S/24785)中所载的要求，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根据安理会先前磋商达成的谅解，如果没人反对，我将认为，安全理事会同意按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

没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在分别载于文件S/24785和文件S/24786的1992年11月9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比利时和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要求安理会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马佐维茨基先生。

如果没人反对，我就认为安理会同意按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马佐维耶茨基先生。

李道豫先生(中国)：众所周知，安理会的职责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人权问题属于人权委员会的职权范围，而不属于本理事会议事范围之内。马佐维耶茨基先生是人权委员会任命的特别报告员，我们认为邀请马佐维耶茨基先生出席本理事会会议是不合适的。因此，中国代表团对此表示保留。

森格韦先生(津巴布韦)(以英语发言)：我国代表团首先要表示对你埃尔多斯大

使在11月期间主持我们的工作感到满意。我们确信,你丰富的经验和外交才干将确保我们审议的成功。

我们还借此机会衷心感谢法国的默里梅大使在艰难的10月期间以杰出的方式成功地指导了安理会的工作。

FP

正如我们8月份在安理会所指出,联合国不同机构之间责任的分工并非巧合,而是由本组织的创始人精心安排而成。当时,我国代表团强调安全理事会有必要在解释其自己的任务时极为小心谨慎,以免侵犯其它机构的职权范围。

我国代表团一贯认为,人权问题属于人权委员会和大会。因此,我们谨正式表明我们对邀请马佐维耶茨基先生在安全理事会发言是否妥当有严重保留。唯一正确适当的作法是由人权委员会报告员向任命他的有关机构提出报告。

正当努力精简联合国工作并改善其组成部分的运作能力时,安全理事会日益倾向于干涉联合国其它机构的工作使我国代表团深为关注。安全理事会的这种干预趋势及其带来的体制危机很难被视为本组织的一种预兆好的发展。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津巴布韦代表对我说的客气话。

所发表的评论将反映在安全理事会的逐字记录中。

如果没有人反对,我是否可以认为安理会同意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马佐维耶茨基先生发出邀请?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

安全理事会应载于下列文件的请求而开会:S/24620,1992年10月5日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和土耳其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761,1992年11月4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785,1992年11月9日比利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以及S/24786,1992年11月9日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安理会成员面前摆着秘书长关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报告,载于文件S/24795。

除了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71(1992)号决议第5段及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第1段所提交的文件之外,我谨提请安理会成员注意下列其它文件: S/24516和S/24766,1992年9月3日和11月6日秘书长的说明,分别递交由人权委员会特别报告员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先生编写的关于前南斯拉夫境内人权情况的两份报告的文本;S/24675,S/24677,S/24685和S/24700,1992年10月16日、18日、19日和21日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先后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678,载有1992年10月19日埃及、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和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702,S/24704,S/24711和Corr.1以及S/24778,1992年10月20日、21日和24日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先后给秘书长的信;S/24748和S/24759,1992年11月2日和4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先后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4754,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S/24772和S/24776,1992年11月6日克罗地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以及S/24793,1992年11月5日土耳其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根据本次会议早些时候的决定,我请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指导委员会联合主席赛勒斯·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在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者是赛勒斯·万斯先生,安理会已根据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邀请。我请他发言。

万斯先生(以英语发言): 自从我们上次10月14日开会以来,前南斯拉夫的局势继续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仍然处于内乱分裂中,与此同时,基本人权继续被蔑视;在克罗地亚受联合国保护的地区,尚未彻底现实非军事化,而流离失所人和难民返回其先前家园依然充满困难;塞尔维亚科索沃省的阿尔巴尼亚族裔被剥夺基本权利,遭受恫吓;未受到承认的马其顿继续受难,引起严重关注;安全理事会建立的制裁制度受到回避和违反;在整个前南斯拉夫,人道主义危机加深。

GJ

这个复杂而棘手的局势要求国际社会最坚定决心实现持久结束敌对行动,使《宪章》和《世界人权宣言》的各项原则以及安理会的决定得到遵守。

安理会已收到秘书长关于日内瓦国际会议活动的报告。报告详述了自我们大约10周前,即9月3日着手执行任务以来国际会议采用的战略和倡议。但在回头谈该报告以前,让我简短地谈谈安理会所关注的四个紧迫问题。

首先,关于制裁这个十分严重的问题,众所周知,过境证件现在正被正当地使用,越来越多被禁运的石油正在通过。贝尔格莱德加油站前的长队几乎消失。已开了许多新的加油站,汽油价格正在下跌。显然,最终用户许可证是不够的,而且不起作用;必须在起运地和目的地对经由陆地通过塞尔维亚转运的物品进行更加认真的检查。还需要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沿岸对水运货物进行更加严格的检查。

第二,我认为必须继续实施和加强武器禁运。虽然我理解并同情国际社会的一些成员怀有的合理的挫折感,但我坚定认为,象某些人所建议的那样取消武器禁运将无助于持久的和平。暗示仅对一方取消武器禁运既不可行,也不可取是一种轻率的行为。这一行动只会扩大和加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战争,危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的效力。更多武器的流入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多的伤亡。这还将破坏谈判进程,该进程虽然有各种困难,但它是我们最好的希望,我坚定认为,取消武器禁运不仅将加剧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敌对行动,而且还将把冲突扩散到整个巴尔干地区。

第三,虽然我们都很熟悉短暂的停火,但我们欢迎交战三方的军事指挥官最近于11月10日在联合国保护部队主持下在萨拉热窝所宣布的无条件停火。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但我们希望三方都将履行其承诺。

第四,前南斯拉夫所有各方必须在联保部队执行其十分重要的人道主义和维持和平行动时给予合作,对维持和平部队的阻挠、骚扰和攻击都是国际社会所不容的。实际上,蓄意对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的成员进行攻击是犯罪行为,并应得到相应的处理。鉴于联保部队的任务十分艰巨,安理会还必须继续在资金、人员数量、技

术能力以及指挥和控制安排方面提供充分的援助。

我现在谈谈秘书长的报告。我谨强调六点。第一，我们重视国际会议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提出的宪法方面的建议。我们从开始工作起就反对分裂该国，反对沿以民族为基础的领土界线进行重新划分。我们认为，国际会议提出的宪法方面的建议为该领土今后的安排提供了一个稳固的基础。我们欢迎安全理事会成员提供的支持。由安提萨里先生领导的深入细致的讨论每天都在日内瓦继续进行，我们将勤奋地，坚韧不拔地继续进行这些谈判。此外，我们绝不接受令人憎恶的“种族清洗”。

第二，关于联合国保护区和克罗地亚所谓的粉红色区的局势，所有各方都必须加强他们在难民回归和重新安置这个极其重要的棘手问题上的合作。在这个进程逐步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坚定不移和坚持不懈必须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认识到这需要萨格勒布当局表现出极大的耐心。然而，贸然行动将一事无成。安理会知道，我们刚设立了一个克罗地亚政府代表、当地的塞尔维亚代表、联保部队代表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组成的四方机制，以特别注意这个迫切而复杂的问题。难民和无家可归者的回归需要朝着在这些地区恢复正常的文明社会的方向取得进展。这只有在塞尔维亚地方当局的积极合作下才能实现。我呼吁他们以建设性方式参加这一进程，同时提醒国际社会不能无限期地容忍联保部队执行安全理事会批准的维持和平计划的努力遭受阻挠的情况。

第三，关于人道主义援助，成千上万人的生命都依靠我们的帮助。尽管难民专员办事处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但我们的努力不能松懈。为此，国际社会必须坚持能够不受阻碍地接触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特别是粮食、药品和住所的人，尤其因为冬季即将来临。现在，特别是来自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囚犯和被拘留者的释放主要取决于在国外立即给他们提供庇护所。

第四，关于科索沃，当地的局势一触即发，所有实体需要做许多事情，就影响处于统治地位的塞尔维亚少数和在人口上占优势的阿尔巴尼亚族多数的根本性问题进行认真的，前瞻性的讨论。阿尔巴尼亚族人占人口的五分之四。这一人口结构上的不

平衡以及塞尔维亚在该地区很深的宗教和历史渊源使教育、语言和文化问题变得特别尤其敏感和重要。国际会议科索沃问题工作组最近使所有各方第一次聚在一起讨论处理这些问题的重实效的办法。关于该省今后的政治地位,欧文勋爵和我认为,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分裂或独立,是今后最好的希望。

WG

第五,马其顿不断恶化的局势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经济和社会条件已经恶化,内部动乱正在加深。如果马其顿爆发冲突而使邻国卷入,那将是一场严重的悲剧。国际社会应能够找到解决这一我们已长期面临的危急问题的明智办法。

第六,我们非常清楚,只要战争持续下去,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已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将进一步恶化。重要的是各新的共和国和我们一道,开始扭转这些十分消极的经济趋势。出于这些原因,我们已开始同欧洲共同体的专家进行讨论,以在1993年初组织一次高级会议,在总理一级处理这些问题。我们的经济问题工作小组目前正在准备一项关于前南斯拉夫重建和发展问题的研究报告。

最后,需要指出,随着日内瓦会议的不断活动,欧文勋爵和我一直争取明确地掌握一些基本原则。

安理会和大会阐述了制定前南斯拉夫问题解决办法的方针。你们呼吁按《宪章》和有关人权的国际准则的各项原则实现政治解决。你们正确地谴责了强行驱逐、非法关押及所有改变这些领土人口组成的企图。你们引述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各项原则,尤其是国内外边界不可侵犯性以及不承认单方面改变这种边界的企图的原则。

大会还呼吁按照《宪章》和国际法原则实现和平解决。它明确提到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不承认侵略的战果和以武力获取领土。

我提到这些原则论述,是要强调一个简单但却关键的要点:国际社会不能接受不遵守这些方针的情况。

作为指导委员会的共同主席,我们的任务要求我们与各方保持联系,同时保持

我们的中立性和独立性。其它联合国机构正调查侵犯人权和违反人道主义法的情况。我们正与它们合作,并将继续合作。然而,我确实要强调我的坚定信念:在尊重《宪章》和国际人权准则的各项原则以及遵守人道主义法方面,决不会妥协。

在这方面,我要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索玛鲁迦先生和同他们一道工作的人员及他们在非政府组织中的同事的工作,正式表示最深切的感谢和钦佩。如果在这场仍笼罩着前南斯拉夫的悲剧中有什么英雄人物的话,那就是这些国际人道主义工作人员。他们除了矢志不移和同情心之外,没有任何武装,应得到国际社会的最深切谢意。

请允许我也对我的共同主席欧文勋爵、我们各工作小组主席及支持我们工作的所有其它国际组织的持续和献身努力,表示我的赞赏。我还要对秘书长、南比亚尔将军和联合国保护部队的不断帮助及维持和平人员在仍无和平可维持的情况中争取成功的勇气表达我们的感谢。

就是这些战略、活动和原则指导我们在日内瓦会议上的工作。你们尽可放心:欧文勋爵和我将继续尽我们所能,帮助以正义来实现前南斯拉夫的和平。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位发言者是欧文勋爵,安理会根据其暂行议事规则第三十九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现在请他发言。

欧文勋爵(以英语发言):在阔别13年多之后重返安理会发言,这使我深感愉快,特别是我现在坐在津巴布韦代表旁边,我曾在该安理会会议厅中支持该国的独立。

我既不是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完全同意赛勒斯·万斯刚才讲的每句话。对我们来说根本问题是:我们作为共同主席以及你们作为安理会成员如何能够执行8月底在伦敦会议上一致同意的原则和目标?

不幸的是,冲突或种族争端在欧洲历史中并不陌生。我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大屠杀犹太人记忆犹新。因此,我们在前南斯拉夫所目睹的“种族清洗”的臭名昭著的行为,不是任何欧洲人可以忽视并从旁绕过的事件。

欧洲懂得:如果容忍这种明目张胆的“种族清洗”,如果允许其所有肇事者逍遥

法外,而且如果不帮助其受害者返回他们的家园和土地,那么我们欧洲人就要付出可怕的代价。伊斯兰世界将完全有理地指责我们对波斯尼亚穆斯林人实行种族主义并在今后若干世纪中以此攻击我们。在苏联解体后,我们大陆没有走向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山的文明、有素养和民主的欧洲,而却陷入许多仍未解决的领土要求和种族争端的无休止战斗。

日内瓦进程--一个在白天、有时在夜间包括周末都持续开会的会议--是在万斯先生和我飞往日内瓦参加9月3日指导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开始的。我们负责将欧洲共同体前南斯拉夫会议和联合国及其各专门机构在前南斯拉夫日益增加的活动揉合到一起。从此,建立和平、维持和平与预防性外交应一道进行。

欧洲共同体和联合国的这种联合努力,是《宪章》第八章的现有规定,该章规定各区域机构与安全理事会协作。这样,联合国就能够掌握一个区域的特殊承诺和关注。这已明显见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在财政方面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发出的各种吁求在财政方面作出的重大反应。这种情况还显见于如下事实:欧共体成员国正提供11 000名联保部队人员,而且各国部队费用自理。但他们在联合国麾下工作,并依靠联合国关键人员来确保联合国有效和统一指挥。

我愿向秘书长,并通过他向在前南斯拉夫为联合国工作的所有人,向欧共体监督人员及欧安会观察员表达我的谢意及欧共体的谢意,他们在很可能是联合国所采取的最艰难的维持和平和人道主义行动中置生死于度外。

由于从第一天就确立了和谐的工作关系,我们作为共同主席的工作变得容易得多。如果和平取决于努力的话,则与会议有关的所有人在过去十周内进行的大量活动理应获得成功。

MJ

我们已经使对立各方在两个主要领域中,进行了基本上是建设性的对话--政治家讨论未来的宪法,军方讨论停止敌对行动。我们还试图使贝尔格莱德和萨格勒

布的政治家们更为接近,我们与科西克总统和图季曼总统举行的两次会晤就是很好的例证。在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争的所有报道中,很容易忘记在联保部队22 000人中,近15 000人是部署在克罗地亚的,在四个联合国保护区中维持着不稳定的和平。

我们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宪法的建议清楚地表明,不能生硬地将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分为三个独立省,因为这种安排简直等于赞同种族清洗。波斯尼亚穆斯林和波斯尼亚克族人完全接受这一点,因为他们也接受我们的大部分宪法建议。波斯尼亚塞族人最初给公众的印象是,我们的宪法完全不可接受,他们抵制会议。情况并不是这样。他们参加了会议并提出了反建议。不幸的是,他们的许多领导人看来仍想要一个单独的地理上相邻的波斯尼亚塞族省。他们还拥护大塞尔维亚的目标。他们想将塞族人占大多数的克罗地亚那些地区与塞族控制的波斯尼亚部分地区连在一起,再将此与塞尔维亚共和国连在一起。很难迫使他们放弃这一梦想。关键在于贝尔格莱德的精英们,而在于数以百万计的正派的塞族人的心中和思想中,他们不支持声称以他们名义讲话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的方法和哲学思想。

制裁是不锋利的工具,对无辜者的伤害往往比对罪人更严重。然而,制裁是世界拥有的唯一和平武器。至关重要的是应通过今天的决议草案。该决议可堵塞目前石油禁运的漏洞,不论是在石油通过油船运入多瑙河,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马其顿边界,还是在亚得里亚海的蒙特内格林海岸。

我们宪法建议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建立制止种族清洗的强有力的联锁机制,但却很少受到注意。想返回家园或故土的人可以请巡察官帮助与地方当局谈判,如果需要的话,可帮助起诉。实际上,该进程需十几年才能完成。但胁迫签署的没收人民家园和土地的文件将失效。除非有人认为这仅仅是天上掉馅饼的姿态,否则值得指出,现在还没有任何一方谋求对这些条款提出挑战。然而令人难过的是,一些人的沉默并不意味着接受或甚至默认。

正如我今天所讲的,还不清楚停火是否将持续下去,停火是军事领导人在联合国

主持下于萨拉热窝召开的混合军事工作组第六次会议上通过谈判议定的。非常明智的是,大家唯恐引起虚假的乐观情绪。在这么多次停火失败的记录之后,我们只能希望并利用紧张谈判的间歇,知道军事指挥员已在准备其进攻计划。当寒冬来临时,如果停止敌对行动,无疑将极大地减轻我们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面临的可怕的人道主义危机。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将援助直接空运到巴尼亚卢卡、图兹拉和察津机场,缩短护送路程,在积雪阻碍或使山路无法使用时,紧急建立储存点。因此,许多情况取决于地方军事领导人如何反应。现在已经计划召开一系列会议,以商定安装热线并作出支持萨拉热窝协议的其它安排。今天在莫斯塔尔就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

当然,停火有其政治危险。以武力建立起来的波斯尼亚和塞族前线有冻结为事实上的政治边界的危险。我们警惕地采取了这一冒险行动。停火各方也知道,这是因为发表了我们的宪法草案,它是我们正在努力解决问题的政治框架。需要在安全理事会这里阐明,目前的波斯尼亚--塞族前线必须向后退,国际社会绝不能接受姆拉狄克将军的哲学,即力量就是权利,他们要得到他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必须使萨拉热窝非军事化,解放被封锁的城镇,并立即这样做。

在今后的几个星期、几个月中,各方会讨论许多不同的版图。在划定新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各省时,无疑必须作出痛苦的妥协。但不能忽视两个因素:第一,武力清洗开始前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种族版图;第二,因为各方都接受一个形式非常分散的政府,各省在经济上必须能生存下去,如果存在各省的话。

我知道安理会有些人极为担心死亡人数日益增多,正谋求更富戏剧性的解决办法。一些人想要外界大规模军事干预,即使没有迹象表明,任何军事大国准备采取行动。其它人主张取消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武器禁运,理由是对占优势的穆斯林战斗部队产生了不公平的影响。我已经承认,制裁是不锋利的工具,但所有以前的经验表明,禁止武器销售趋于减轻冲突,助长武器销售会加深冲突。除了火上浇油的危险之外,还有另一个更有力的论据,反对有选择地取消禁运。重型武器的任何进

口是持续不平衡的主要根源,需要经克罗地亚公路和港口运至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这至少要求事实上取消对克罗地亚的禁运。例如,难以置信的是,我们坚持禁止飞行区而同时允许武器空运给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军。

我们怎能期望前苏联各国在这种情况下不向在贝尔格莱德的南斯拉夫军队出售其多余的尖端武器?他们会很快就会同波斯尼亚塞族人取得联系。因此,虽然我可以尊重--确实尊重--那些主张取消禁运的人的动机,但我希望他们理解我为什么认为取消禁运将对我们获得停止敌对行动及宪法解决办法的机会产生极大的不良影响。

安理会不能忽视在科索沃周围的干燥的火种,可以随时点燃,并使目前的冲突超出前南斯拉夫国界,跨过国际边界,进入阿尔巴尼亚,并经马其顿进入保加利亚和更远的地方。秘书长已经强调预防性外交。贝尔格莱德不同意在科索沃部署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但在斯科普里,愿意考虑作这样的部署。

还至关重要的是,我们应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吸取教训,不要不承认利用外部力量。如果布什总统不准备执行禁飞协议,我们根本不会通过谈判达成该协议。新当选的总统对在本地区使用武力的立场还不明确,这或许会引起那些似乎决心继续进行侵略的人深思。

GJ

对于抱怀疑态度的人来说,--在众多保证均被破坏的情况下,当一个抱怀疑态度的人并不难--首要的问题是国际社会在没有地面和空中优势军事部队的情况下如何使这些美好的言辞和原则奏效。我们知道,我们作为两主席能提出的是平淡无奇的答案,但也是真实的答案。通过对没有以建设性精神参加谈判的任何不妥协的一方天天施加持续不断的压力,国际社会的原则便能够奏效。安全理事会的辩论就是这个进程的一个重要的部分。

主席(以法语发言): 下面一个发言者是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安理会根据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向她发出了邀请。我请她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表讲

话。

绪方夫人(以英语发言): 我很感谢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发言。全世界激烈的紧张局势和冲突正导致新的、惨不忍睹的难民潮。然而,违反人权和人道主义法的行为、暴力和破坏都没有达到我们在前南斯拉夫所目睹的水平。

在国际社会继续努力帮助解决前南斯拉夫的政治危机的同时,我们办事处作为主要的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以其300多名具有献身精神的地面人员,和其他人道主义组织正在努力保护所有遭受令人瞩目的战争后果和迫害痛苦的人,并给他们送去救济。

在这方面,我要感谢两主席就我的工作的工作所讲的热情的话。这对我们在实地工作人员来说意义重大。

前南斯拉夫各共和国有300万难民、流离失所者和被困在各个城市和地区的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有170万人需要外来援助。这些数字每日都在令人可怕地上升。尽管所有的人都受到了影响,看起来穆斯林显然付出的代价最高。这是一场令人无法接受的梦魇。

我的优先考虑一直是帮助被迫逃离战争和迫害的人生存下来并允许他们进入安全地。随着冬季的来临,这些优先考虑更加迫切了。国际社会的战略仍然是尽可能在靠近受害者的家园帮助他们,或者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本身,或者是在邻近国家。我一直敦促国际社会本着国际费用分担的精神帮助这些国家,因为它们的负担实在太大了。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同关于前南斯拉夫的国际会议紧密相关,我在该会议中担任人道主义问题工作小组主席。我们同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基金会)、世界卫生组织(卫生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粮食计划署)、人道主义事务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以及其他许多机构、包括非政府组织进行合作。我们深深感谢从捐助社会--欧洲共同体和伊斯兰会议组织--等等所接受的支持。我们正在从事着

真正的、巨大的共同努力。

通过人道主义问题工作小组，我在9、10和本月早些时候同波斯尼亚各方举行了广泛的会见。首先提醒他们记住他们根据8月在伦敦商定的人道主义问题行动方案所作的承诺。这些承诺包括停止种族清洗和无条件释放所有被拘留者。其次，我们讨论了进行援助的优先次序和送达所有处于困境的人的最佳办法。关于向萨拉热窝空投、公路车队以及被释放的拘留者转移到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黑山过境的安全问题，得到了反复的保证。

但是，实地仍有巨大不利情况。在中断一个月后，10月3日向萨拉热窝的重要空投得到了恢复，这是一个积极的事态发展。但是，向城市和其他地区极其重要的公路车队的安全情况仍然很不牢靠。骚扰、检查站的耽搁以及不分青红皂白的战斗继续是主要的障碍。10月，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一支车队在莫斯塔尔公路上成为蓄意攻击的目标。尽管这一路线仍然是我们前往萨拉热窝和接触波斯尼亚中部几十万流离失所者和贫困交加者的主要道路，为安全起见并为最大限度向萨拉热窝运送援助，我决定同时使用贝尔格莱德路线。这遭到波斯尼亚一方的某种反对，尽管没有在塞尔维亚购买任何一项救济品。仅在几天前，前往波斯尼亚东部政府控制的斯雷布雷尼察飞地的第一支车队受到塞尔维亚一侧愤怒的当地人的阻止，不能前进。总之，严格中立的人道主义通路常常因政治考虑、军事目的和敌视行为而受到阻碍。

全面部署新增加的联保部队士兵因而极其重要。我们非常感谢联保部队波斯尼亚指挥小组和已经就位的部队的合作。但是，并不是所有部队都已到达，而有些部队则受阻无法完全到达部署地区。但是，如果我们要为难民和流离失所者寻找可能的庇护所，就必须将它们同联保部队的存在和能力联系在一起。

接近处于困境的人的问题，由于难民专员办事处要求更多卡车的呼吁仍未得到足够响应而变得更困难了。我们除了每天向萨拉热窝空运之外，已具有每天用107辆卡车运送大约1 100公吨的能力。我们还需要181辆卡车才能达到每天3 200公吨的运送能力。我们需要联保部队增加安全和扩大我们的后勤与卡车运输能力。没有

它,我们就无法运送需要的救济,避免在冬季到来时发生大的灾难。

在前南斯拉夫执行人道主义任务过程中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达到恰当的平衡,以使制裁成为一种政治工具,而不是对付弱者的致命武器。我们最近告诉制裁委员会,塞尔维亚-黑山人道主义援助项目的费用估计约为9 730万美元。我们原来面临由于要委员会批准向超过50万难民和流离失所者运送援助的大量要求所造成的困难,现在已由制裁委员会圆满地解决了。我十分感谢委员会承认我们的特殊需要。最近批准了难民专员办事处-粮食计划署共同提出的关于运送毯子的要求就说明了这一点。我们正在等待书面答复,它将使我们得以继续在塞尔维亚-黑山实施我们的紧急方案。

DK

同时,人们继续流离失所。“种族清洗”正在继续,每天都有大群的人穿过雷区和边界逃命,不顾一切地前往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中部以求安全。我国整个国际社会一道谴责这种恶劣的行为,强调人民有权在充分安全的条件下在所在地居留,并强调每个人都有责任确保这一权利得到尊重。国际组织驻足当地及其所作的人道主义承诺和援助起了作用。他们不在当地的话,局势会坏得多。但这还不够。这场冲突的目标之一是把人民赶离家园。虽然看来缺乏强制执行机制,但现在通过人权特别报告员,已有了汇报侵犯人权情况的联络中心。我希望特别是在波斯尼亚西北部布置联保部队将有助于防止出现最恶劣的侵犯人权事件。

最近波斯尼亚-克罗地亚部队同政府军之间发生了战斗,所幸现在看来战事已趋平静,但塞尔维亚又在波斯尼亚中部发动了攻势。这些战事也造成了新的流离失所雅兹(Jaice)镇陷落后又有40 000多人逃亡。我们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英国先头部队、波斯尼亚中部及黑塞哥维那区域的当局一道竭尽全力提供住宿,但现有的安置设施愈益用到极限。同时许多难民难以获准进入克罗地亚,因为该国已经负有沉重的难民负担。我先前已经说过,克罗地亚及其邻近各国需要更多的帮助。获准进入安全区与否现有是存亡悠关的问题。

我真诚地希望所有方面的难民和流离失所者有一天能回返家园。就克罗地亚和由联合国保护的地区而言,我将致力于流离失所者的遣返,这是安全理事会第752(1992)号决议赋予难民专员办事处的任务。最近我们根据乔西奇总统和图季曼总统9月30日联合声明中提出的四方机制,开始了复杂的谈判进程。这一计划是国际会议共同主席的重大成就。遣返难民显然是人道主义和政治两方面的一大努力。我认为它是一种“对种族清洗的反清洗”,但这将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任务,它显然同政治解决的进展息息相关。

最后,我请安理会再次注意释放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被拘押人士这一紧迫问题。在没有其他可行的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必须愿意分担接受这一最易受侵害群体的重担。最近虽然有一些国家表示愿意接受,令人鼓舞,但这些外地安置区仍然严重不足。明天是星期六,曼雅卡(Manjaca)营地约700名被拘押人士有希望获释并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赞助下送到克罗地亚由难民专员办事处照顾,等待日后前往他国。然而令人极为遗憾的是,仅在曼雅卡(Manjaca)营地一处,就另有3 000余人不得留营等待,因为即使是为过境目的也找不到任何国家肯接收他们。

我于7月29日召开了向前南斯拉夫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部长级会议,会上难民专员办事处对前南斯拉夫的危机作出了全面的人道主义反应。会后又召开了几次常会以动员国际支援。我准备在12月初再召开一次高级别的会议审查人道主义情况的所有方面。我们将继续尽自己的力量,必要时在联保部队的帮助下解救该区域内受影响国家的灾民。

但不应有幻想。仅是难民专员办事处不能防止冬天发生大规模的受苦受难和死亡。为防止最坏的情况发生,我们首先需要持续和扩大目前的停火;第二,各方必须再次确认尊重救济物资安全通过及不破坏公用事业;第三,立即部署联保部队,并灵活执行其任务,以提供广泛的后勤支助;第四,通过双边和多边提供大量的资源;第五,对该地区内外向有关各方施加压力,保持边界开放让逃亡者得以生存,并在这方面紧迫地接收所有被拘押者。

我感谢安理会持续的支持。

主席(以法语发言):下一位发言者是塔杜兹·马佐维耶茨基先生,安理会按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向他发出了邀请。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佐维耶茨基先生(以波兰语发言,英文稿由发言者提供):我感谢安理会让我发言,讨论这些最为重要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反映了在前南斯拉夫境内,特别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权受侵犯的性质。

我的发言将限于实质性问题,这些问题在即将发表的报告中将更为详尽地阐述。

首先请允许我作一普遍性的评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境内的冲突可能波及前南斯拉夫的其他领土,而在这场冲突中,无法把人权问题同该地区的政治和军事局势动向分开来审查。处于关键的问题是基本的人的生命权。这一权利受到全面威胁。

对这一权利及其他基本人权的侵犯规模广泛,性质严重。它违反了《人权公约》和《日内瓦公约》,这些文书要求在武装冲突期间尊重平民的权利。这种侵犯起源于“种族清洗”的作法,而从根本上说,这种“清洗”不是这场战争的后果,而是它的目标。

“种族清洗”可以看作是有计划地肃清平民人口,强迫他们放弃其所居的领土。

这种做法已得到多次的描述。伴随它而来的是大规模杀戮;强奸;毁坏住房、清真寺和教堂;对城市进行恐怖主义的炮轰;更有甚者,它强迫人民宣布自愿抛弃家园。

这些方法首先因塞尔维亚当局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领土内施行。在塞尔维亚部队控制的克罗地亚领土内,甚至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的驻扎也无法防止此类情形。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及克罗地亚武装部队控制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

各地区，塞尔维亚居民也成为歧视和侵犯人权的受害者。虽然这些行为本身应受谴责，但它们却不是有计划的政策成分。

尽管在伦敦会议上作出了承诺，但过去两个半月“种族清洗”行动不仅没有停止，尤其在巴尼亚卢卡区域还有所加强。

LH

该政策的各项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实现。受惊吓的人民，特别是穆斯林人正大批逃离危险地区。在执行任务中，我有机会亲自了解那些人民的悲剧。到过特拉夫尼克或特尔诺波杰的人都不会忘记他在那里所目睹的情况。数以千计的难民经历的是实实在在的地狱。

此外，他们目前所处的环境无法保证他们安度即将到来的冬天。医学专家声称，这种形势造成的死亡人数会大大超过武装冲突中丧失的生命。援助那些人民无疑是国际社会最重要的责任。

从人权的角度来看，三项活动十分紧迫。首先是关闭拘留营。问题是如何将1万名生命受到威胁的人转移到其他国家。第二是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为人道目的建立安全区。许多难民可以在那里得到避难。如果要减少向他国转移的难民人数并不使这些人无依先靠，迅速建立那些区域似乎是唯一的解决办法。第三项活动是建立为提供人道主义供给特别是向那些被包围的城市和地区提供供给的走廊。

在前南斯拉夫其他地区也正出现着对人权的严重侵犯。科索沃的局势特别令人担忧。

阿尔巴尼亚族人民的人权正遭到有系统的侵犯。在伏伊伏丁那地区，匈牙利人、克罗地亚人、斯洛伐克人、乌克兰人以及在桑贾克的穆斯林人都不得不受到各种形式的歧视和压迫。

在所有那些地区随时都有冲突升级的可能，也不排除爆发战斗的可能。联邦当局为避免发生这种局面的努力还没有产生令人满意的结果。前南斯拉夫人权领域的形势需要采取系统和协调一致的行动。援助受难者的同时还必须具有惩罚罪人的意

愿。这特别涉及到战争罪人。

在执行任务中我发现了这种犯罪的证据。已经根据安全理事会第780(1992)号决议成立了专家委员会来进一步调查这些问题。

在执行任务中,我经常同国际组织的代表见面。他们的自我牺牲和献身精神应得到承认和尊敬。在该地区国际组织的存在减轻了残酷侵犯人权的后果。然而,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也是无能为力的。受到威胁的人民对国际援助的有效性也在失去信心。

世界上发生的深刻变化使人们认识到,尊重人权已经成为国际安全中至关重要的因素。前南斯拉夫在这方面为国际社会和政府间组织,首先是联合国,构成一个最严重同时也是最富有悲剧性的挑战。我们必须迎接这一挑战。由联合国组织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及其他前南斯拉夫领土上为保护人权而采取有效的行动是极为迫切的。

霍恩菲尔纳先生(奥地利)(以英语发言):在过去这一年,我们在前南斯拉夫的危机问题上,面临十分困难的抉择。奥地利在做决定时以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冲突制定的原则为指导。在这些原则中,尊重人民的民主决定是非常重要的,同样重要的是保护少数民族的权利,不接受通过军事力量改变边界,彻底反对和谴责“种族清洗”这一令人发指的行径及支持流离失所的人自愿返回家园。

在最近几个月里,维持和平的问题一直是我们议程上的重要问题。秘书长题为《和平纲领》的报告(A/47/277)为这一讨论指出了新的方向并提醒我们大家预防性外交的重要性。此时我谨指出,奥地利早在去年11月就建议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建立预防性维持和平部队。

当今年4月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爆发战斗时,奥地利便支持对侵略者进行全面的政治和经济制裁。我们的目标是重建和平。我们想避免出现以后必须采取军事措施的局面。

安全理事会自做出制裁决定以来,不断努力寻求这一问题的和平解决。它加强

了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并力图为输送必要的人道援助奠定基础。我们还看到,在伦敦会议上冲突各方间达成了协议。今天我们必须面对一个事实:安全理事会的许多决定和冲突各派间的协议还没有得到执行。特别是塞尔维亚部队一再地违反了这些承诺。

尽管通过协商达成了停火,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战斗仍在继续。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领土起码有百分之六十现在落到塞尔维亚军队的手中。“种族清洗”仍在进行;对平民的轰炸还在继续。最可憎的侵犯人权事件在发生,集中营里仍充满了被拘留的人,平民继续在这样的集中营中坐牢,人民仍在挨饿。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口中主要是穆斯林和克罗地亚人是这些可憎行径的受害者。许多波斯尼亚人,特别是穆斯林人担心他们看到的是其国家的灭亡。在这种集体安全制度不能保护本组织的一个会员国的形势中,不难解释他们根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寻求从任何地方可以得到的援助。穆斯林人口越来越相信,由于歧视,对他们有效的帮助可能不会到来。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权威的不断的挑战还削弱了部分人口对该国家幸存的可能性的信心,因此又在波斯尼亚穆斯林人中进一步制造了不信任。

奥地利承认,帕尼奇总理已尽力支持和平进程。但迄今为止,不幸的是他的努力还没有成功。

FP

我们认为,1992年10月10日在日内瓦达成的关于在机场部署军事观察员的协议应尽速得到执行。这正是奥地利欢迎安全理事会第786(1992)号决议的原因。该决议的全面执行应有助于结束塞尔维亚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部队从空中得到的任何援助。

然而,国际社会有必要采取额外的意义深远和紧迫的行动:一个独立国家的生存危在旦夕;必须避免新的难民潮的出现;必须立刻制止“种族清洗”的作法;战争的继续只能导致对最基本人权标准的更加可怕的践踏。

在未来的冬季数月当中,数十万人面临死于饥饿、寒冷和传染病的真实危险。因此,迅速执行安全理事会第770(1992)号和第776(1992)号决议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我们需要人道主义保护,以便能够向灾难中的人口运送粮食、医药和供暖材料。这不应仅限于萨拉热窝,而且也应适用于处于封锁达数月的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其它地方。戈拉日德便是一例;该城自今年7月以来一直未能得到国际援助。这一战前曾居住42 000人而今天已遭部分毁坏的城镇目前有七万多居民和难民生活在废墟中。戈拉日德的市长说,该城人口每隔一天才有一顿饭。亟需作出努力,立即提供大规模援助。

大约150万穆斯林和克罗地亚波斯尼亚人被迫离开其家园,现已沦为难民。这为已有近40万波斯尼亚难民的克罗地亚造成了难以置信的困难。其它国家也已达到其接纳更多难民的能力的极限。

奥地利认为解决此问题只有一种可能,即在军事保护下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设立安全区域。这些地区目前试图逃离的平民人口可在维持和平部队保护下寻求庇护并生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和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在前南斯拉夫的特别报告员马佐维耶茨基先生也提出了相同的解决方案。例如,这种区域可逐步在比哈奇、萨拉热窝、图兹拉、特拉夫尼克和戈拉日德等城镇及其周围建立这一设想的实现应征得冲突各方的同意,也需要相当数量的维持和平部队。这些部队应保护小的、明确划分的区域。这些保护部队的存在还可通过建立安全地带以执行其保护人道主义援助的任务的方式,协助实施安全理事会第770(1992)号和第776(1992)号决议。

国际人道主义机构可协助安全区域的人口寻找住所和获得粮食及医疗援助。可以肯定,这一设想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际社会的自愿捐助。必要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及所需技术和行政人员应由联合国支配,并允许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口有密切联系的国家提供实质性捐助。

这样一个方案的实现可能会开创一种使难民决定重返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

局面。安全区域还可能改变冲突的动力，从而建立一种实现和平的运动。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现在请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发言。

萨斯尔贝先生(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允许我对你指导这一崇高机构和你对促成此次辩论所作的努力表示赞赏。我还愿感谢默里梅大使对十月份工作的领导。最后，我谨向塞勒斯·万斯先生、欧文勋爵、绪方夫人和马佐维耶茨基总理所作的评论和不懈努力表示赞赏。

坦率地讲，在如此多的悲剧和急待处理的问题面前，我不知从何开始。

我揣测你们许多人认为已经知道我今天所要讲的。我还认为，你们中的一些人将会惊奇地获悉，今天是我们共和国在其加入联合国已六个月的时间里首次有机会在安全理事会面前作出口头陈诉。我为有此机会向我十分尊敬的这个机构及其成员发言，为一个遭受灾难的民族进行辩护，代表一个捍卫民主、容忍和共处原则的主权共和国，并代表其所有个人讲话而深感荣幸。那些个人当中的许多人将无法在这场斗争中幸免于难，也无法庆贺和平的到来。

正是为了那些不幸的人们我今天才以如此迫切的使命感作这番讲话。每天都会 有20、50、100或200条宝贵的生命无谓地从我们当中消逝。他们多数人将死于“种族清洗”造成的滥杀，但却没有任何机会保护自己——在所有这些发生的同时，我们共和国的未来却仍在一个又一个的国际论坛上辩论和解决，而无法保证在我们死绝或受尽苦难之前这种死亡及苦难将会停止。

但也应当明确，这一谈判进程已经产生了一些十分可取的结果。安全理事会已经通过了相当数量的具有积极意义的决议，这首先包括于1992年5月要求塞尔维亚—黑山停止其侵略行为并将其在我国领土的所有部队、准军事部队和重型武器撤出，解散，或置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控制之下；第二，根据第七章对塞尔维亚—黑山实行经济和外交制裁；第三，通过主要在萨拉热窝部署联合国保护部队促进人道主义救济的流通；第四，根据第770(1992)号决议授权各国单方面或联合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确保人道主义救济送达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所有人；以及第五，要求

停止一切形式的践踏人权,尤其是塞尔维亚-黑山部队施行的“种族清洗”。

侵略行径并未得到制止;针对塞尔维亚-黑山部队、其准军事部队和武器的上述决议没有得到遵守,我国主权和平民人口仍继续遭到侵犯,并且人权受到践踏的现象仍有增无减——该论坛最终于8月转移至伦敦会议。

GE

伦敦会议重申了安全理事会通过的决议。它还宣布贝尔格莱德政权及其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代理人作出的一项庄严、直接和明确的承诺:遵守禁飞区,不把食物、水、电和取暖燃料当作武器,不推行“种族清洗”以及关闭所有集中营。大部分这些承诺和大部分这些规定都没有兑现。

最后,伦敦会议发起了由联合国秘书处和欧洲共同体共同主办的日内瓦会议。日内瓦会议最引人注目和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国家宪法构架,强调非宗教民主制、不划分种族界线、容忍、共处和一个非集权政府。所有那些忠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政府的各方都明确接受了这个构架。尽管该宪法构架中提出了值得称赞的和普遍的原则,但来自空中和地面的侵略、苦难以及最令人震惊的是,“种族清洗”仍在继续。这并不是谴责日内瓦会议两主席或其努力,也不是对所有那些尽力运送人道主义救济的人的努力缺乏感激。问题在于解决办法仍然缺乏最重要的要素,正是由于缺乏这个要素,谈判达成的和人道主义的努力至多仅有边际影响,并在最坏的情况下最终变得毫不相干。

除非首先坚决建立法治,并在必要时对那些甚至违反包括《日内瓦公约》和《防止和惩罚种族灭绝罪行公约》在内的人道主义法最基本准则的人实行法治,否则所提议的宪法构架不会得到预期的受益人的赞赏。适当的宪法原则事实上确实来源于对人权和法律原则的尊重。可以有把握地下结论说,那些从事“种族清洗”并无视本机构决议的人将不为宪法原则所动。他们可以假惺惺地对这些原则作出承诺,或者甚至可能受到大赦允诺的引诱,但所宣扬的宪法原则最终将在这一过程中被破坏。

向我国公民运送人道主义救济品的努力正在大规模地进行。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专员办事处)、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各会员国和非政府组织都应得到赞扬,我们感谢它们勇敢和慷慨的努力。不幸的是,按照捐助者自己的估计,这些努力也将是不够的,因为我国40万公民将在这个冬天仅仅死于饥饿、冻饿和疾病。我们也不期望我国公民将对被视为人道主义救济的无限期的受援者感到满意。更中肯的是:我们是否要促进人道主义救济的流通以便喂饱我国公民,同时却不采取任何坚决行动制止那些将屠杀他们,对他们进行种族清洗的人?当然,我们完全支持所有旨在缓和人道主义恶梦的措施,其中最显著的是建立临时安全区——我强调“临时”二字。

但是,所有这些积极步骤必须得到第三个和最重要的要素——执行和实施的扩充,这个要素仍然可怕地、并且我可以补充说,可耻地缺乏。我们不需要任何更多的决议、承诺和会议:我们的全部需要只是执行已经在纸上的东西。

我们目睹甚至允许在这个进程的各个步骤上对我们主权的侵犯,以便促进最后解决和挽救我们的生命。这一侵犯并非没有给那些发起侵犯的人带来义务。当特别报告员马佐维耶茨基总理报告说,“种族清洗”看来不是这一侵略的后果,而是其目标,我国人口的一部分事实上受到灭绝的威胁,以及自伦敦会议以来,“种族清洗”事实上已经变本加厉的时候,我认为他报告的是一个正继续对我们国家和人民犯下的不可谈判的罪行,是我们国家和人民正继续遭受的不可谈判的苦难;他报告的是一种不能仅仅通过起诉来制止的罪行。对付任何罪行的第一个步骤——也是唯一的步骤——是制止它。这一罪行仍在继续,这是我们集体的耻辱。本机构如果不采取直接步骤制止这一罪行并执行它通过的措施,那么它就应该同意并充分承认我们的主权的、绝对的自卫权利。

我们继续对旨在减轻这种痛苦的人道主义努力承担义务。我们继续致力于旨在使我国人民团结在以国际社会的倡议的宪法构架为代表,并得到我国政府明确赞同的中心的周围的进程。然而,后一种努力不能取代坚决防卫针对平民的侵略。它

们不能取代适当的反应或受害者的自卫权利。

最后,我们不应纠缠于那些使受害者和那些捍卫民主、容忍以及法律和秩序的人成为非法的一般原则和泛泛而论。如果这样做,我们就不仅是允许受害者继续受害并鼓励分裂,而且将允许武器和战争暴行成为和平的基础。从受害者的观点来看,自卫并不增加冲突,而是减轻对平民的侵略造成的野蛮和凶恶的后果。通过合法和法定当局或通过国际机制进行的自卫鼓励对宪法原则、人道主义标准、法治和秩序的尊重,并最终促进和解。它使和平成为现实,而不是一个不确定的遥远的目标。

WG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热苏斯先生(佛得角)(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要祝贺你指导安理会本月的工作。我相信,在你的指导下,在你担任主席期间将会取得很大进展。我向你保证我国代表团的充分合作。

我要感谢你的前任、法国的默里梅大使良好地完成了工作。

在新独立的国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一直进行的武装冲突激起了全世界的注意。它造成的破坏和死亡、它犯下的暴行和它对许多无辜生命造成的苦难、其规模和悲惨程度的确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所罕见。

我们加入了世界上反对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骇人听闻地使用暴力和对无辜人民肆虐的呐喊。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在那里发生的大规模侵犯人权行为是可憎的并当然是完全无法接受的。被用作征服领土的手段的“种族清洗”的做法应予制止。

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发生的“种族清洗”和其它严重违反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新闻媒介对此有确凿的证明--是对我们所有人犯下的罪行,因为它们侵犯了我们的体统和人的尊严。我们认为对这些严重违反《日内瓦公约》的行为应进行彻底调查,并对肇事者绳之以法。在这方面,我们高兴地看到专家委员会已在工作以确定犯下了什么罪行和谁犯下罪行。

我们认为国际社会，特别是安理会应向所有那些使用武装部队或通过“种族清洗”征服领土的人非常明确地表明，它不会容忍这种行为，并绝不会承认这样建立的任何实体或任何侵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主权与领土完整的安排。

安理会还应针对外部力量的侵略采取明确、毫不含糊和前后一贯的立场：让那些参与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侵略行动的人知道，他们将为其行为自食恶果，并在国际上遭到孤立！

如果我们要生活在一个有秩序的世界上生活，对我们的集体生存重要的一点——实际上是根本的一点——是以和平手段解决冲突和在国际关系中维护法治。

我们认为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内部冲突应通过对话和谈判解决。在这方面，我们呼吁冲突所有各方与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努力合作。我们深信这个会议为和平、公正和持久地解决内部冲突提供了框架。我们希望有关各方能够在指导委员会两主席的主持下就立宪安排严肃地进行拟议中的谈判。

我们对袭击维持和平部队感到关切。派出这些部队是为了帮助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维持和平，他们应受到有关各方的尊重。我们要求所有方面停止针对维持和平部队的敌对行为。

安理会已就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局势召开过无数次会议并通过了许多决议。力图制止冲突，但没有任何作用。

我们非常重视安全理事会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作用，当今尤其如此。我们认为，只有安理会的法律权威得到普遍接受，才能形成一个更稳定和更和平的世界。因此，安理会必须确保它的决定得到执行和遵守。因而重要的是，所有国家都尊重安全理事会的制裁并为确保其执行采取措施；制止“种族清洗”和其它违反人道主义法律的行为；允许流离失所的人们重返以前的家园；让人道主义车队自由通行；遵守停火；和严格执行禁飞区规定。如果安理会要可信——这是其维持和平作用的要求——它就必须确保其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决定最终取胜。

我们要对指导委员会的两位双主席赛勒斯·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的努力表示敬

意,他们为促进波斯尼亚冲突的和平解决做出了不倦的努力。我们祝愿他们的艰苦努力取得成功。

同样,我们要向所有那些参与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人表示敬意,他们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工作运送迫切需要的人道主义救济品。在这方面,我们要赞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所做的良好工作。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佛得角代表对我讲的客气话。

波多野先生(日本)(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首先要祝贺你担任安理会主席。我国代表团愿与你合作以确保安理会审议的成功。

我还愿感谢默里梅大使作为本机构十月份主席的出色领导。

前南斯拉夫的冲突远不只是一个欧洲的区域性问题;它是对整个国际社会具有严重影响的全球问题。因而联合国在解决问题的努力中发挥中心作用是恰当和必要的。

联合国和欧洲共同体在伦敦召开的前南斯拉夫国际会议应被看作和平解决冲突的努力的焦点。因此,它应得到安全理事会的有力支持。作为安全理事会的理事国和伦敦会议的与会国,日本将尽一切努力,支持这个和平进程。

MJ

日本认为,必须根据伦敦会议议室的各项原则,通过谈判解决冲突。使用军事力量绝不能得到宽恕,通过军事力量改变领土边界和人口的种族构成绝不能容忍。必须保证少数民族的权利。

日本谴责塞尔维亚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进行“种族清洗”的作法,并坚持绝不把由此产生的该领土种族构成的改变当作既成事实而接受下来。日本对塞尔维亚准军事部队在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攻击无辜平民人口深感关切,并特别谴责最近把人民逐出亚伊采镇的行径。

对重型武器缺乏国际控制和经常违反武器禁运的情况一直是引起人们严重关切的原因。现在的当务之急是采取步骤,阻止在该区域扩散武器并确实削减武器数

量。我们督促实施秘书长有关控制重型武器的各项建议,并督促安全理事会考虑为实现该目标可能需要采取哪些步骤。另外,日本要求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那各方真诚并毫不拖延地进行合作,以便同混合军事工作组谈判,并就把其重型武器置于国际监督之下的具体条件达成协议。

外来干涉,特别是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当局进行的干涉必须对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目前困境负主要责任。日本将支持加强对通过塞尔维亚和黑山转运货物的控制和提高联合国制裁效力的提议。

至于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当局本身,日本督促他们设法通过谈判达成妥协,从而为和平进程作贡献。伦敦会议两主席制定的宪法草案纲要为谈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日本向两主席赛勒斯·万斯先生和欧文勋爵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为和平进程作出了重要贡献。

随着冬季来临,我们必须加强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其它国际组织人道主义救济活动的援助。联合国于9月4日发出帮助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人民渡过严冬的联合呼吁,日本已响应这一呼吁,立即补充认捐1 850万美元,并已于9月30日支付这笔款项。尽早支付所有认捐款项是至关重要的。

前南斯拉夫境内的战斗已导致无数人命的悲惨损失和无法想象的苦难。日本要求有关各方遵守安全理事会各项有关决议和伦敦会议达成的协议,并同国际社会合作,以便通过谈判解决问题。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日本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诺特达姚先生(比利时)(以法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我要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我还要就默里梅大使十月份的出色工作向他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目前局势仍然引起我国政府的严重关切,由于国际社会已经根据《宪章》作出不懈的大量和平努力,因此我国政府对目前发生的情况更加感到失望。自危机爆发以来,比利时一直非常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并首先通过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的外交努力,然后又通过前南斯拉夫问题国际会议的工作以

及安全理事会的各项努力,试图为其解决作出贡献。

对我来说,目前冲突的三个方面似乎十分关键,广义的人道主义问题、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的未来和塞尔维亚和黑山的行为。

不受阻碍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目前阶段恢复该区域和平与安全努力的主要目标之一。因此,国际社会的这种援助必须能够运抵受援对象手中。第776(1992)号决议曾决定在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部署联合国保护部队(联保部队),这种部署目前即将完成。比利时希望,通过确保得到保护和人道主义援助,联保部队现在能够最终履行其任务。这要求冲突各方在联保部队执行任务时与其充分合作,并遵守其承诺和安全理事会的有关决议。我要在此强调,提供部队的国家在财政和人员方面作出了出色的努力。比利时已通过提供约100人的运输部队参加了这种努力。该部队已经就位,并随时准备一旦情况允许即开始工作。

我必须在此赞扬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绪方夫人所作的出色努力。面对平民人口的绝望局面,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曾于1992年10月16日在伯明翰首脑会议上决定立即通过发放2.13亿欧洲货币单位来加速提供共同体的援助。我国政府还认为,有必要通过支持在克罗地亚的萨武德里雅(Savudrija)建立难民营为这些努力作出贡献。另外,比利时各社区都进行了广泛的声援活动,以便帮助前南斯拉夫内惨遭内战并受成千上万名难民涌入严重影响的各个社区。

欧洲曾认为本世纪的结束是其永远抛弃不人道的战争行径和暴行之时,随着本世纪即将结束,我们似乎不应再容忍前南斯拉夫境内的大规模战争罪行。按照第780(1992)号决议成立的战争罪行委员会是朝着确认和惩处罪犯方向迈出的重要一步,这样做是为了明确表明,今后将不再可能不明身份地违反人权公约了。

GJ

1992年10月5日,欧洲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在卢森堡声明

“犯有大批屠杀和严重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其他行为者,罪责将由个人承担,共同体及其成员国将与联合国……合作确保正义得以伸张”。(S/24621,附件)

在这方面,我要对人权事务委员会特别报告员马佐维耶茨基先生所做的勇敢工作表示敬意。今天上午,安理会听取了他的证词。

我们怎样才能制止波斯尼亚正面临的恐怖怪圈?我认为我们必须专注于两个紧迫目标。第一,在萨拉热窝和波斯尼亚全境实现停火。我们对混合军事工作组的工作寄很高的希望但我们绝不能忽视采取及时的局部措施的必要性,如依照第781(1992)号决议在波斯尼亚建立禁飞区和对重武器进行监督。

第二,就制定一项宪法草案进行谈判。在这方面,国际会议两主席和阿蒂萨利先生坚韧不拔的精神及其高质量的努力值得感谢。显然,谈判将是漫长和复杂的。谈判如要取得成功,应在宪法中写入保障措施,以在波斯尼亚各民族间建立信任,从而使他们能克服近年来积聚的仇恨与暴力。谈判还应确保波斯尼亚各民族间的合作,这对它们加入欧洲共同体正努力建设的新欧洲必不可少。因此,我敦促各方不遗余力地就新宪法草案进行真诚谈判。

我们希望,安理会即将通过的决议草案旨在通过包括实施更为严格的措施监督禁运等促进实现这两个目标。我国代表团积极参与了这一决议草案的谈判。

安理会将通过决议草案,向塞尔维亚-黑山当局发出紧急呼吁。我们指望他们表明,他们正在对塞尔维亚境外的塞尔维亚人,尤其是对卡拉迪基奇(Karadzic)先生施加起缓和作用的影响。我们还期望贝尔格莱德当局努力在各方可接受的自治框架内保障其少数民族的权利。我指的尤其是科索沃的危险局势。

欧共体十二国一再敦促有关各方力行克制。一旦塞尔维亚这样做,形势就会发生变化,新南斯拉夫的国际地位就可以正常化,安理会实施的制裁措施就会得到审查。我们知道,南斯拉夫总理帕尼奇先生正在朝这一方向努力。

12月20日南斯拉夫将进行重要选举。比利时政府希望,这一选举的筹备工作将在尊重舆论自由和消息自由的基础上进行;选举将公正地进行。我国希望,这样塞尔维亚-黑山各族民将选出主张绥靖和建设一个不排斥异己的未来的政治家,而不是选出继续捍卫使我们想起欧洲历史最可怖时期的民族主义理想的政客。

主席(以法语发言):我感谢比利时代表对我的赞扬。鉴于时间已晚,我打算现在休会。如果安理会各成员国同意,安全理事会审议该议程项目的下一次会议将在下午三时进行的协商后召开。

下午1时05分散会。